ZHENGZHOU DAILY 郑州日报
2018年8月3日 星期五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屠会新 电话 56568179 E—mail:zzrbzf@163.com

百姓记事

诊 脉

♣ 史留昌

父亲是个中医，到了晚年，他诊脉的医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是他对孕妇的诊脉堪称一绝。那时，还没有B超这样的医疗设备，怀了孩子只有到十月分娩后才知道是男是女。可是父亲对孕妇的诊脉比现代的B超还要准确。凡是怀孕超过60天的妇女，只要父亲对她的脉搏摸上六七分钟，就会笑容满面地恭喜她是怀了大喜或小喜。按那时的说法，大喜是男孩，小喜是女孩。这一绝招，经过对数万人次的诊断，从无一例失误。

1964年春，老家村里的一位名叫新的乡亲来找父亲，说他们已有两个男孩儿，现在老婆又怀了孕，叫父亲诊一下脉，是女孩就留下，是男孩就做了。这位乡亲年过三十，是县城机械厂的一名工人，按村里辈分应叫父亲爷爷，妻子是城里人，两口子思想比较进步，那时虽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他们已经先进了一步。父亲对他妻子诊脉后，仍是笑容满面地说，恭喜你们，是小喜。两口子一听，心里可高兴了，想要女孩儿就怀了女孩儿，乐滋滋地回家去了。到了快分娩的日子，两口子不知脑子怎么一热，又找父亲诊脉。父亲仍是那一套：先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微闭双眼，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轻轻按在她的寸关尺三段脉搏上，微皱眉头，细细品析脉搏的跳动。大约过了六七分钟，父亲忽然睁开微闭的双眼，换上和蔼的笑容说，恭喜你们，是大喜。

“是男孩儿？”他两口子不约而同地问道，并且露出了十分惊讶的表情。

“是大喜！”父亲肯定地说。

“爷，可是刚怀孕时，你诊脉后说是个女孩儿呀！”

父亲一听这话，一脸的表情立马凝固了。他让新的妻子再次伸过胳膊来，又在她的脉搏上细细品析一番，然后肯定地说：“是大喜！”

“可那一次……”新想争辩。

“你看，爷都这么大年纪了，难免有糊涂之时，再说，爷每天都要诊几十个病人，那会记得那一次。”新的妻子打圆场了。若说是打圆场，倒不如说是个暗讽。是呀，他们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本想着是个女孩儿，可是到了快分娩的时候却变成了男孩儿，不要吧已经晚了，要吧已有两个男孩……这件事没过几天，在老家到处都刮着一股风：史医生诊脉也不是百发百中准确无误，看这一次就失手了。就在这股风刮起的五天之后，新的妻子分娩了，先是生了个男孩儿，接着又生了个女孩儿，生了一对龙凤胎。人们又是一阵惊讶，此事当时在全县卫生系统传得沸沸扬扬神乎其神。时任县卫生局局长的黄文灿为此事专门拜访了新，了解父亲前后诊脉的情况，专门召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讨论前后两次诊脉结果不一的原因。会后的结论是：父亲初次诊脉，胎儿中的凤胎在发育中占着优势，上了脉搏。等到父亲再诊脉时，胎儿中的龙胎优势超过了凤胎，他上了脉搏。

父亲的诊脉，豫南一绝。

书人书话

隐喻中的生命原欲

——读《四月春膳》札记

♣ 冯立君

英国诗人、评论家W.H.奥登很重视林语堂关于美食的“言论”，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自选集《序跋集》里，除了对歌德、刘易斯·卡罗尔、卡瓦菲斯、莎士比亚等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作品的评论之外，还深以为作家和历史学家给予民族、世代民众或个人饮食习惯的关注太少了。于是，他很是用心地为美食评论家M.K.费雪的《饮食的艺术》撰写了一篇导言，题为《生活的厨房》，对费雪的散文给予慷慨的评价：“在美国，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写出更好的散文。”他甚至认为，如果那个曾经被前夫欺骗写作成果的、法国知名女作家科莱特还活着的话，她一定会希望自己是《饮食的艺术》的作者。

在《生活的厨房》里，奥登引用了林语堂的一句话，戏谑了饮食的地域尴尬：“爱国主义只不过是热爱童年时所吃食物而已，岂有他哉？”他还说，“我们觉得某些菜肴美味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童年时我们曾享用过它们，这也是事实。”林语堂是最懂生活艺术之人，非但奥登在写美食评论时想到他，诺奖终身评委马悦然甚至因重视林语堂关于艺术的“言论”，而立志靠近楚辞、庄子，跟老师高本汉走进汉学，继而对中国文学在斯德哥尔摩开花结果立下功劳。这也是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大凡艺事，不通食物之味的人，真不知如何呼吸。对于庖丁之功夫，毫无感觉者，永不能把事情办好。”日本四条派始祖松村吴春逢人就这样说。上田秋成在75岁时完成的三卷随笔集《胆大小心录》里说：吴春“饮食品类繁多，且善于品评其味”。这样看来，费雪、林语堂、吴春都是典型的融食客于一身的艺术家。

读完诱人食欲的《四月春膳》，我尤是感觉该书作者很有费雪、林语堂、吴春之气质。“小鲜馆”是《四月春膳》作者的书斋号，豆瓣鼎鼎大名的藏书大鳄——曹亚瑟先生。这蛊惑的斋号，分明可以提示读者，在斋主的藏书大业之外，美食的附丽是不二之选。打开五辑61篇文章的《四月春膳》，让我们看到作者在坐拥书城、灯下累读之际，内心或许陶然于“小鲜馆”的美食之乐，才是其对生活的本真态度。正是这样一本集谈吃、说酒、讲文学、论生活的洋洋大观之书，把读者带到了陶潜归园田居的悠然境界，使读者甘于在荫凉恬静的云空之下，优雅地捧读一本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

人生何乐于斯？饮食男女，食色，性也。这本书的五个章节，分别是煮羹、落英、清腴、春臆、舒卷，辑题如此古雅诗意，大致可看成是作者尊重内心的一场唯美的庖厨实践，形成文字则笔意酣畅，我行我素，我手写我口。在一菜一叶、一汤一碗中孜孜探索，欢喜遇见各种人情，感知岁时节令，品尝各色美食。从自序到跋，300页之多的一本饮馔札记可以看出，作者着力采撷大量的笔记史录，古今中外，诗经典籍，名士馋馐，别出机杼。行文中所涉及之《红楼梦》《金瓶梅》《人间喜剧》《追忆似水年华》等，多有作者充沛的美食体验，而于《随园食单》《山家清供》等的实际利用，更是悉数家珍，娓娓道来。我相信，在这些看似信手拈来的故事里，一定有作者不厌其烦的挖掘，我们仅从一篇《小玛德莱娜蛋糕的三种吃法》所及的哲学、回忆、物质内容，就不难看出作者执着于普鲁斯特式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却是从最精神到最物质的生命体验。

这本美食随笔集，汇中外经典之大成，通篇叙事中肯，态度虔诚，可谓呕心沥血，一丝不苟，所成就一篇篇跌宕起伏、诗意盎然的饮馔故事之时，常常是随时笔锋一转，谈家国情怀，谈天下大事。这是作者的本领，丰富的味觉经验让作者灵思泉涌，从口味心得、饮食典故、烹调原理到人情冷暖和思索生命，口腹之欲不过是隐喻，生命原欲更在其中。我向不读小说家撰写的食谈，免被误导，担心“尝”不出滋味。坊间关于美食的书可谓汗牛充栋，但能让读者读了会想亲自去尝尝的则凤毛麟角。在诸如《食物的柔情蜜意》《寻找秋油》《苏东坡的竹笋》《忆苦吃菜团》《海明威，巴黎的味觉记忆》等章节里，我确是读出了作者之于“吃”等同“活着”的意味来。

《四月春膳》上市之时，世界杯正酣。法国对克罗地亚决赛那晚，真伪球迷皆兴奋，我亦从众。午夜之后困意来临，又不肯错过四年一次的足球盛宴，我左手一块“普鲁斯特的小玛德莱娜”，右手一杯“巴尔扎克的咖啡”，那一刻完全藐视减肥，愣是熬到赛事结束。我心想，这番壮举大抵得于《四月春膳》的加持罢。没有统计《四月春膳》涉及多少种菜系佳肴，通篇读下来，我以北方人的姿态略觉遗憾的是，挖空心思也没能找到一款正宗的东北吃食。鉴于《四月春膳》的大卖，这是我寄望本书作者在不久之将来作再版修订时，应该考虑增补进去的内容。当然，作者在《跋》文里已交代“固守一隅”的“短板”，所以难为于此书成全真正地道的各地美食。而吃，不但是一种阅历，更是一种游历。

花开富贵（国画） 崔明周

眺望圣水湾（油画） 左国顺

新书架

《密码破译师》

一支隐藏在战争背后的传奇队伍

♣ 王景卫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这样一类鲜为人知的神秘人物。这支隐藏在战争背后的传奇队伍，是我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多次化险为夷的重要力量。他们拯救过数量惊人的将士的生命，并一再加速敌军溃败，多次改变战争进程，他们居功至伟，却从来不计名利，不求回报，严格保守机密，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群人就是密码破译师，依靠他们的智慧头脑和过人谋略，对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作用不可替代。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余之言的长篇小说《密码破译师》，这是一部讲述我军革命战争年代密码破译师神秘生活的长篇小说。战争即秘密，谋成在破解。破译密码最根本上是破解战争。谁技高一筹先人一步，尽可能多地侦获战争秘密，谁就先机在手，胜算在握，即使为一时之弱军，也可把有限战力运乎于妙处，瞬间扭转战局。作者以鲜活的人物，多重的悬念，精彩的布局，史诗性脉络，讲述了密码破译师破解战争秘密、寻觅不战之路的故事。为中国军事文学长廊增添了不多见的崭新一页。

回望故乡

家乡的路

♣ 张勇志

我的家乡是豫东南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她的名字很平凡，可能几秒钟你就会忘记。可是，那是我曾无数次想逃离，又常常回去，却再也不能经常回去的地方。那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有我人生之初最珍贵的记忆，有我的骨肉血亲，有我的友邻发小，还有我常常想起的回家的路。

打记事起，常常与小伙伴们在村头的打稻场上玩耍。偶尔也会走段土路，穿过芝麻地，爬上那个当时称作“霸王台”的土山。据传，西楚霸王项羽路过此处，命士兵以衣服包土堆台，一夜间堆成此台，霸王于此处安营扎寨，遂有霸王台之名。后来，由于国道修建、房屋建设、搞生产植绿化，渐渐地这座土山就随之消失了……

我家所在的村子，距离县城20公里远。村里只有一条两米多宽的土路与国道相连，它可是周围几个村的“交通要道”“咽喉要塞”。平时乡亲们去县城办事、去医院看病、去银行存钱，都得从这条路上经过。

11岁那年我上初一。由于当时年龄小，乡中学距家又远，父母就决定把我送到县城读书。那时候，我最怕的是周末赶在下雨下雪天放假回家。因为是土路，下过雨雪的路面变得泥泞不堪。然而，每次从班车上下来后，我都可以看到父亲正弯着腰，从斗车里铲出砂石来细心地垫路。三年间，我初中毕业了，路修得也硬实多了。

上高中后，国道重新规划，横穿了村里的霸王台，跨过了紫泥河，上面新修建起一座桥，贯通南北。国道的改线，村民们不得不又重新修通一条到公路旁的路。村里的生产队长一合计，每户出些壮劳力，把路基挖深、拓宽、夯实，撒上白灰石子，两旁种上了小白杨树苗，没多久，一条崭新平整的大路出现在村民面前，大家出行方便多了。

后来，我离开家去外地上学，背起行囊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远行。我带着家人们的嘱托和期望到了鹰城，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南北生活的差异，让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适应过来。总是盼着节假日和寒暑假的到来，那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家看看。

大学毕业那年，家乡正在下大力搞“新农村试点”推进工作，房屋实行统一规划、居民集中居住、安装配套设施、修建文化广场等多项惠民举措。慢慢地，路两侧的一些老厂子消失了，就连儿时记忆最深的“交公粮”的地方，也已全部撤了。国家的政策好了，新的工厂建起来了。上级部门重新规划修建的水泥路宽21米，两旁3米处栽满了绿化树，绿化带的两边新盖了整整齐齐的三层楼房，老百姓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再后来，我大学毕业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回家的次数逐年少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回村里，感觉见到的老人和孩子越来越多。有时候我周末在家的时候，经常碰上城里幼儿园、小学的校车。各个学校都配置了班车和司机，负责接送周边几个村子的孩子上下学。校车集合点变成了新的村中心。

最近几年回家，都是匆匆忙忙地回匆匆忙忙地走。上个月轮休回家，发现通往县城的道路又一次翻修过了，路面更宽，也更加平坦，道路两旁的绿化带修剪得比以前更漂亮了。现在，村里的所有道路都修成了水泥路，两侧搭起了花坛，种上灌木和树，路口贴着每条路的名字，虽然只有百米的街道，也起名“文化路”“健康街”，村中心的公告栏里展示着最近几年的发展变化，某某某、谁谁谁投资建厂，为乡村建设作出的贡献等。

每次回家，我都为家乡的变化感到高兴，它已经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其进步日新月异，所有人都在努力往前奔。

滴水藏海

豁达的韩琦

♣ 夏爱华

韩琦是宋朝的宰相。

一次，他的一个表兄弟送给他一对玉杯。玉杯晶莹而温润，透出淡淡的绿光，从里到外找不到一点瑕疵，当真是世上难得一见的好东西。韩琦用百两金子答谢他，将其视若珍宝。他觉得好东西应该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决定请同事们一起来家里吃饭，顺便一起赏玩这对玉杯。

于是韩琦特意准备了一桌饭菜，铺上漂亮的绣花台布，把那一对玉杯端端正正地摆放在餐桌的中央。准备用它来饮酒，并向在座宾客劝酒。

那天傍晚，他手下的部属都按时来了。大家围着餐桌就座，一起观赏摆在餐桌中央的那对玉杯，心情都很愉快。那对玉杯被大家轮流小心地举起观赏，于灯光下闪耀着莹润无比的光华。

赏玩过后，大家把这对玉杯小心地放回桌子中央。

韩琦在一只玉杯中斟满美酒，然后尽情欣赏美酒在杯中微微荡漾的样子，随后满意地一饮而尽。然后，他又斟满一杯酒，邀大家一起举杯，与大家一起畅饮。他告诉大家，一只玉杯他专用，另一只玉杯可以每人斟一杯美酒自用。

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很激动。那只玉杯轮流被大家用来饮酒，席间氛围很热闹。

没想到，韩琦手下一个官职特别小的人，因为心情过于激动，加上酒量有限，用玉杯饮过酒后，一下子就喝醉了，竟然一不小心碰翻了桌子。这样一来，餐桌上的饭菜全掉到了地下。那对玉杯无一幸免，当场被摔得粉碎。

在座的客人都很惊愕，那个闯祸的小官吓得瑟瑟发抖，自觉性命难保，立刻跪下来求饶，连称自己犯了死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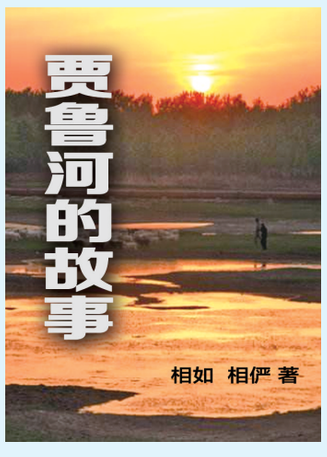
没想到，韩琦神色平静，一点儿也没有生气，而是笑着对在座的宾客说：“大凡宝物，有它来的时候，就有它走的时候。天数如此，顺其自然就好。”随后，又和颜悦色地对那个小官说：“你起来吧，这事儿不能怪你。你只是不小心，又不是故意的，哪又有什么罪呢？”

小官一听，不禁感激涕零，真心敬佩韩琦的宽容，说：“宰相肚里能撑船，玉杯破碎仍笑谈。虚怀若谷心胸广，一轮明月照窗前。”

众人听了，禁不住一起仰头遥望窗外。窗外，一轮明月高悬空中。月光明媚皎洁，静谧安详。

送人一轮明月，带给人一片清凉。韩琦为人，堪称做人之典范。

连 载



当时的圃田，即使偶有战乱，也相对平和安逸。这就使得聪敏的列子成了大气候。列子一生安于贫寒，不求名利，不进官场，隐居郑地40年，潜心著述20篇，10万多字。《列子》属于早期黄老道家的一部经典著作。传说列子为炎帝神农氏的嫡传子嗣。在孔子之后七八十年出生，比庄子早百年出现，可以说列子在中华文明史中，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的。

圃田南部的新郑是黄帝故里，列子对黄帝很是尊崇，按刘向的话说：“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南面还有老子的出生地，列子受老子的影响也很深。“清虚无为”即是由老子提出而列子发挥的。列子常以故事阐明自己的观点，比如那个《承蜩犹掇》，说孔子在林中看一位驼背老人在粘蝉，其准确度竟像用手取物，孔子感到奇妙。问可有道术？老人说明练习的刻苦性后说：虽然天地广大万物繁多，但我只看见蝉的翅膀，不容任何事物来分散我的注意力，怎能捉不到蝉呢！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

这样的富含哲理的讲说在《列子》中是很多的，如列子问：“道德最高的人不会窒息，入火不会烧伤，腾空行走而不恐惧，他们依靠的是什么？”关尹子道：“是纯气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就是说，他们依靠的是纯化本性，涵养元气，保持品德，而不是执意取巧的伎俩，所以能够通向自然。再比如，《黄帝》篇有引粥子的话说：“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

《列子》中的“天体运动说”“地动说”“宇宙无限说”，而这些学说都远远早于西方的同类学说。作为一部哲学论著，《列子》对当时思想界关于有无本末的论题作出了独具特色的回应，也更体现了他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可以这么说，《列子》之所以要讨论有无变化的问题，就是为了建构一套形而上的生命理论，以指导人们坦然面对世事自然。列子提出的人生观，就是达生乐死，活则善待生命，死则安逸顺然。知道生命的短暂，就要随心所欲地生活，而不违背自然的欲望，更不要被声名所累，被长生的企图所惑。这与儒家提倡的自我修养、清心寡欲有着本质的差别，更容易被百姓所接受。

说实话，后代对列子的了解还是很不够的，多数人知道愚公移山、两小儿辩日等寓言故事，但很少有人知道作者是谁？按照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学者，和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未名四老”的金克木先生的看法，《老子》是给王侯将相讲的哲学，《庄子》是给读书人讲的哲学，而《列子》是给平常人讲的哲学。既然如此，列子就直接进入了民间的亲切中，但由于列子的低调，在列子生前一直是默默无闻，只是在《列子》成书之后在思想认识与文学理念上的先进性，才得以家喻户晓。他的创作真的是如传说中的那样无拘无束，自由放达，想象斐然，视野极为辽阔，思路极为奇峻。也就不由得让人觉了这人真的是御风而行的非凡者。历史上像列子这样人仙合一的人物实为鲜见。“我欲乘风归去”——除了苏东坡，敢有御风而行的念想者不多。只是由于孔子老子庄子的锋芒盖过了列子，才使得今人对列子只读其书而对其个人了解甚少罢了。

郑东新区通泰路口，那座“御风行”的八米高雕塑伫立在路旁的茵茵绿草中，三个双臂张开、衣袂飘飘的列子依次叠加，就像列子由缓至疾，逐渐起飞冲向天空一般。在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的马路上，在找不到美丽圃田一点儿蛛丝马迹的城市里，不知道列子会不会迷失了方向?！也不知道他那位捶胸顿足抱怨丈夫不接受郑国宰相的粮食，宁肯让一家人挨饿而吵闹哭泣的妻子，看到后人不仅热爱她丈夫的著作并把她丈夫做成雕像供后人永久怀念时，会做何感想?！

贾鲁河，一条流淌了2000多年的河流，不仅孕育了圃田泽的美好，更培养了列子的重要……

金水河里真有金子?

正午时分，我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在紫荆山公园东、西园之间的那条小路上，小路两旁高大的法桐树洒下了斑驳的树荫，带来不少的凉爽，当我走到横跨在金水河上的小桥的时候，太阳毫不留情地抛下灼人的光芒，让我不由得眯起眼睛，拿手遮挡起阳光来。就在侧头的一刹那，一河金光闪闪的碎金细银，亮亮地闪烁在我的眼前，使我不由得停下脚步，依着水泥栏杆将目光凝固在了这条有着十分好听名字的小河——金水河。

水量不大的金水河，欢快地向下游流淌，还算清澈的水里，有绿油油的细细的水草在招摇，当然也有一些不该出现的生活垃圾漂浮在水面上，硬生生地破坏那美丽的动感画面，心里，隐隐的痛。

左前方临近紫荆山路有一座五层淡黄色小楼，那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子弟学校的教室。我抬起头望向那里，想找到四楼的那个窗口，那个我曾经趴在那里看着下方金水河里热火朝天的疏浚开挖场面的窗口。那时，我上初中。时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清晰地记得，窗外大喇叭极富煽动性地广播，数百人一起进行的会战，河道里没有水，只有招展的红旗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还有黑乎乎的淤泥。当时的金水河，在我眼里仅仅是条臭水沟。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金水河是贾鲁河的支流，尚不了解子产是何人。我只是单纯地盼望金水河治理好了，河水不再散发恶臭，河两岸也能风景如画，仅此而已。所以，在课余时间我会趴在教室的窗口上，迫切地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到治河的队伍中，为金水河治理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对一个学生来说，只是一个美好的憧憬。

30多年过去了，经过多次治理的金水河成了郑州的滨河公园，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林、花草繁茂，风景真的美好如画。而我也步入中年，并一点点了解了金水河的前世今生，更知道了子产，一个忠国爱民的老政治家，一个值得后人永远敬仰的完人。

郑州金水河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传说郑州商城就是建立在金水河和熊儿河之间的台地上，有着3500年的建城史，而金水河作为古商城的护城河应该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数千年来，金水河就像一条温润的飘带，由西向东，流淌在郑州人身边，和郑州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条古老的河流，几千年来也曾有过丰实的物产和迷人的风光。历史上，金水河名字几经更迭，郦道元的《水经注》称其为“不家沟”。遇到多雨季节，金水河山洪泛滥，挟裹着泥沙奔腾而下，因此得一个俗名“泥河”。西周初年周武王封他三弟管叔鲜在郑州管城，建立管国。一路奔淌的金水河流经管国，因此又被称为“管水”。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77号河南文化产业大厦郑州报业集团 邮编：450046 电话：郑州报业集团办公室 67655666 67655888 编办 56568227 编辑中心 56568179 广告部 67655632 发行部 67655511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工商广字001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地址：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56558100 零售1.50元